

新马文学丛书



偶斯文

王昌伟 · 著

新加坡青年書局出版

《新马文学丛书》系列
(第二辑)

伪斯文书

王昌伟著

新加坡青年书局印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Business Reg. No. 029187/00A
TELEPHONE No. 63379552

出版：新加坡青年书局
新加坡培英街第231座#02-27
新加坡180231邮区

丛书：新马文学丛书系列（第二辑）
书名：伪斯文书
著者：王昌伟
承印：东南印务私人有限公司
国际书号：978-981-05-7771-1
出版日期：2007年3月
定价：新币：\$24.00

出版《新马文学丛书》缘起

今年是青年书局成立50周年，在纪念这个金禧店庆之际，青年书局除了以简化字重新印制40多年前出版的重量级文学丛书——《南方文丛》和《新马文艺丛书》之外，还筹划出版全新的《新马文学丛书》系列，为新马作家提供一个发表佳作的机会。这是值得作家们庆幸的美事。

四十多年前，当我还是个小青年的时候，因为嗜书如癖，于是经常到书店闲逛，日子久了，与书店的老板也渐渐熟络起来了，其中一位给予我莫大鼓励的，就是青年书局的老板陈孟哲先生。当时，我对青年书局所出版的一系列丛书十分欣赏，尤其是对《南方文丛》那批名噪一时的二战之后新马文学的先行者，如汉素音、杏影、连士升、苗秀、韦晕、赵戎、李星可、李汝琳，以及战前新马第一部长篇小说的作者林参天等作家甚为敬重，而更加使我钦佩的是，青年书局的创办人陈孟哲先生为他们提供了出版著作的平台，后来我又看到其他多套丛书的陆续出版，如《星月文艺丛刊》、《新地文艺丛书》、《新马戏剧丛书》、《南国文丛》、《亚非史地论丛》、《南洋民间故事丛刊》、《史地论丛》，以及其他古今文学论著、研究、史料、教育、美术

和音乐等单行本。虽然，我没有机会看到它们全部出齐就离开新加坡，但是，青年书局的出版物却给我留下难于磨灭的印象。

离家别国几十年之后，又在陌生的故乡重遇陈孟哲老先生。在新加坡国力强盛所提供的有利契机和条件下，以及因应目前社会的需要，陈先生老当益壮，精神抖擞，财力雄厚，对出版事业信心满怀，决意东山再起，并表示绝不半途而废。蒙陈孟哲先生的错爱，邀我担任青年书局总编辑一职，负责主编《新马文学丛书》系列的出版事宜。

我想到也该是时候为家国做些有益和有意义的事情，否则岁月蹉跎，后悔莫及。尽管个人的能力有限，但相信陈老先生的壮举，必将赢得新马作家的鼎力支持，不吝惠赐他们的佳作，充实并壮大《新马文学丛书》系列的阵容，让南疆岛国的文坛也闪耀出它应有的灿烂光芒！

新加坡青年书局总编辑

忠扬

2005年3月初于新加坡

序

话说唐僧师徒四众行至天竺国布金禅寺，寺中摆上斋供。这时长老还正开斋念偈，八戒早是要紧，馒头、素食、粉汤一搅直下……却说沙僧眼溜，看见头底，暗把八戒捏了一把，说道：“斯文！”八戒着忙，急的叫将起来，说道：“斯文斯文，肚里空空！”沙僧笑道：“二哥，你不晓得，天下多少斯文，若论起肚子里来，正替你我一般哩。”

以上是引自《西游记》的一段精彩的小插曲。第一次读《西游记》的时候，年纪还小，不明白这段对话的意思。后来重读，明白了，哈哈大笑了一番。再后来，见闻比较广了，再重读一次，却怎么也笑不出来。在我们这个时代，不也还是有许多打着“文艺”、“学术”的招牌，实际上却经不起任何最轻微的考验的欺世盗名之辈？这些人为了和所谓的文化界沾上一点关系而无所不用其极，或互相吹捧，或明争暗斗，于是“作家”、“学者”辈出。宋代胡仔《苕溪渔隐丛话》，有云：“由杜子美以来，四百余年，斯文委地。”可悲的是，由胡仔以来，斯文之委地，何止四百余年！

问题是，这样的人之所以能够生存，主要还是我们的社

会特别欢迎他们。政客要利用学者以学理文饰其司马昭式的野心，流氓要利用文人以笔杆粉刷其见不得人的勾当，但真正有良知、有尊严的知识分子又不屑替他们做跑腿，于是各类“斯文”就英雄有用武之地了。

1999年赴美追求功名，早报编辑先生命我把求学过程中的所见所闻笔录于此。因思鲁迅先生有《伪自由书》一书，是鲁迅先生向假借自由之名、行专制之实的各色人等所下的战书。我不敢向任何人下战书，当时以《伪斯文书》为栏目，不过拾鲁迅先生之牙慧，时时提醒自己，读书所为何事，同时尽量避免沦为沙僧口中之“斯文”而已。

今将文稿结集出版，仍题为《伪斯文书》，权为异乡生活之纪念。

是为序。

8·8·2006

目 录

出版《新马文学丛书》缘起

序

世界级·····	1
种族·····	3
秋·····	5
真与假·····	7
剑桥市长·····	9
创意·····	11
礼失求诸野·····	13
新谣·乡愁·归属感·····	15
予岂好辩哉·····	17
外语·母语·····	19
误会与反省·····	21
全球化·····	23
平安夜·····	25
过马路·····	27
街头艺人·乞丐·····	29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31
误解·····	33
真理·····	35
遗忘·····	37
讲“自己想讲的话”·····	39
香口胶和鞭刑·····	41
“真知卓见”与双语政策·····	43
改变·····	45
家事国事天下事·····	47
教育·····	49
君子小人·····	51
无奈·····	53
炒粿条·····	55
道德奖学金·····	57
参与感与归属感·····	59
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	61
神话的破灭·····	63
东方西方·····	65
电脑·粉笔·····	67
政治与学术·····	69
唐朝梦·····	71
糖与唐·····	73
判断力·····	75
创作的自由·····	77
反对·····	79

精英·····	81
故乡 异乡·····	83
犯错·····	85
互联网·····	87
校长的话·····	89
合并·····	91
区别·····	93
王丹·····	95
安那其·····	97
党争·····	99
政府与人民·····	101
权力交替·····	104
从晚晴园谈起·····	106
爱国·····	108
知识分子·····	110
代表·····	112
特选中学·····	114
朋友·····	116
国耻·····	118
谁之过·····	120
饶宗颐·····	123
过得好，就好·····	125
政府·····	127
新闻·····	129
难关·····	131

文化上的亲密感·····	133
新加坡好吗? ·····	135
闻名·····	137
同情·····	139
左倾·····	141
“整个所有” ·····	143
隔离·····	145
过年·····	147
网络时代·····	149
从前那个故乡·····	151
只为那爱, 我愿·····	153
回忆·····	155
春·····	157
雨雪·····	159
冬至怀友·····	161
呐喊·迷失·追寻·····	163
感兴趣·····	165
东阳·····	167
有趣·····	169
考试·····	171
语文政策·····	173
家谱·····	175
沉默的大多数·····	177
亲可帮, 不可靠·····	179
友情·····	181

民免而无耻·····	183
国家·····	185
再谈创意·····	187
师道·····	189
当创意变成教条·····	191
看不起·····	193
历史记忆·····	195
稳定·····	197
民主·····	199
权利与责任·····	201
英文与儒家·····	203
辩论会·····	205
理想主义·····	207
后殖民主义·····	209
自由·····	211
匹夫之责·····	213
五四人物·····	215
花粉症·····	217
世界真小·····	219
走宝·····	221
新加坡华文碑铭·····	223
妖魔化·····	225
温情社会·····	227
中文水平·····	229
祖先崇拜·····	232

易子而教·····	234
自己的儒家·····	236
中国性与东方性·····	238
家庭观念·····	240
熟悉与陌生·····	242
老师的错误·····	244
人生价值·····	246
脱离·····	248
无艺日·····	250
“新式”语言·····	252
真相·····	254
“言”与“听”·····	256
共同价值观·····	258
“听其言，观其行”与“戒慎恐惧”·····	260
Kai Shu·····	262
圆切线·····	264
偶像·····	266
回归·····	268
真假历史·····	270
尊称·····	272
小岛醒了·····	274
新华文学·····	276
海南人的禁忌·····	278
生儿育女·····	280
张君勱·····	282

外来人才·····	284
沙门与王者·····	286
诺贝尔奖·····	288
再谈外来人才·····	290
骄傲·····	292
选课·····	294
感恩节·····	296
因时制宜? ·····	298

世界级

哈佛大学新马学生会的网页上，提到新加坡学生最常被老外问及的一个问题：“新加坡是不是在中国？”

因此新马学生会的一个宗旨就是“教育”外国人，让他们认识我们的国家。奇怪，我们不是已经拥有许多“世界第一”或至少是“世界级”的成就了吗？为什么老外对我们还是如此陌生？

曾经问过我在哈佛的导师，我可不可能在四年内完成学业。他说：“别说你，即使是来自北大或台大，已经拥有硕士学位的学生，也没有可能四年就毕业。”

虽然知道他所说的是实情，但听了之后还是觉得挺不是滋味的。在某些大学排名的游戏中，我们其实是排在北大和台大之前的，可是在别人眼中，我们始终还是低人一等。即使是我们自己，扪心自问，难道我们敢说，因为我们的排名比他们高，我们就一定比他们强？

国门还没有出，就已经深深地感觉到，我们拼命往自己脸上贴金，不断地宣称自己拥有这个“世界级”或那个“世界级”，很可能只是在自言自语。

要争取达到世界级绝对是正确的，但“世界级”喊了太多遍以后，我们会不会就因此渐渐地迷失方向，转而去追求一种表面的虚荣，然后因为别人把我们降了一名就跟别人争得面红耳赤？哈佛的排名，并不是次次第一，也不是样样第一，但从来没有人怀疑过她的地位，也从来没有听说过哈佛因为某一次的排名退步就惶惶不可终日。我想，任何真正世界级的大学，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就是这样的气度与胸襟。

当有一天，我们不再在乎所谓的排名，我们才是真正的世界级。

种族

星期六下午的哈佛广场，人潮汹涌。在来来往往的各色人种当中，有许多是可能连他自己都无法确定自己是属于什么种族的。美国作为一个人种大杂烩的国家，果然名不虚传。

这许许多多的人当然不可能一直都相安无事。即使在到这里之前，关于美国的种族歧视事件已时有所闻。那些被美国指为压制人权、缺乏民主的国家就常常以美国国内的种族歧视回敬美国政府，似乎只要美国一天不消灭种族歧视，他们就可以一天不民主。

在美国，种族歧视者不乏其人，可是美国社会的一个普遍的信念却是种族平等。哈佛的研究生宿舍有一张关于种族问题的大海报，标题十分醒目：“美国，全世界都在看着你！”这是美国学生提醒自己，要时时刻刻都注意和维护种族平等。

种族问题在美国这样一个人种复杂到无法形容的地方，一向都被摊开来谈，从来都不是一个敏感到无人敢触碰的问题，而在只有四大种族的岛国，却已成为只有在政府的“领